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0867059



編實鄧·虹賓黃

書叢術美

2

集初

輯三第

輯四第



社光國州神

辛亥孟春初版刊行
戊辰十月二版復印
民國二十五年夏二版續編
民國二十六年秋四版增訂

美術叢書初集第





美術叢書初集第三輯目錄

書法約言

宋 曹

畫眼

董其昌

畫訣

孔衍栻

冬心畫竹題記

金 農

冬心畫梅題記

金 農

冬心畫馬題記

金 農

冬心畫佛題記

金 農

冬心自寫真題記

金 農

陽羨名陶錄

吳 騫

審器說

程哲

後觀石錄

毛奇齡

勇盧閒詰

趙之謙

士那補釋

張義澍

負暄野錄

陳櫟

書法約言

鹽城宋曹射陵著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不虛發今人好溺偏固任筆為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

有起止

一筆一
俱有起

止有緩急

緩以會
急以取

有映帶

映帶以
連脈絡

有回環

即無往不
收之意

有輕重

凡轉肩過渡用輕
凡畫捺蹲駐用重

有轉折

如用鋒向左必轉鋒向
肩必內方外員書一捺必內直外

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

有虛實

如指用實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
小書用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周身皆

用虛有偏正

偶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使其筆偏方無王伯雜處之弊

有藏鋒有露鋒

藏鋒以包其氣露鋒

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糲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截鐵之意方妙

即無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

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以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脫于腕仍養于心方無右軍習氣

筆筆摹擬不能脫化即謂右軍

習氣

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奇言不能盡故學子敬者畫

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謂學右軍者因無畫之跡亦無畫之名矣

計甫草曰讀此論如聞龜年
說天寶遺事令人感發起舞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搨善本細玩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
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
再學再思再思再按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
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
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
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忌實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
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若
掌實不得自由乃成稜角縱佳亦是露鋒筆機死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

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于心令無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於出入執筆亦如之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氣脉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豬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不貴

豔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
不宜太緊而取勁不宜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姿態毋媚速則生骨而筋
絡勿牽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
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
寫情預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于事拘于時屈于勢雖鍾王不能
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
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粧極意點
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今之不逮古歟

曹秋岳曰是論如爛漫春花遠近
瞻望無處不發可稱書家三昧

魏叔子曰射老論書法真
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鈎環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布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曰又有體用兼收脫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電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以狼籍而故稱疏脫之謂

乎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強項之謂乎曰如秋蛇纏物春花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媚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曰又有脫易不收輕鎖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於規矩流於酬應撓于世務染于俗吏之謂乎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曰書法之要先別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虛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遠時妍所以趨俗虛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學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麓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間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逮有唐諸先正已遠無從起而質問問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凜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而規矩所在必從

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頭進步時得取勢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于險絕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絕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射陵逸史曰茲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褻取也不過假此以爲注疏俾志學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湯惕菴曰讀此文深加體貼學問功夫次第與鍛鍊人品之法總歸于剛柔合德身世咸宜字字可作泛海指南不止學書法而已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
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書以至虎爪蚊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啟萌
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爲大篆李斯又變而爲小
篆王次仲又變而爲八分程邈又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
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
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旣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
長短廣狹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
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其自然乃爲有法

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涵於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闊有大字體段易於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耳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顏歐顏諸家宜於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法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論行書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

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真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癡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而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若心不疑乎手不疑乎筆無機智之跡無馳騁之形要知強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優游中實剛勁志專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別總皆取法右軍禊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鄱陽鴨頭丸劉道士鵝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論草書

漢興有草書徐鍇謂張竝作草竝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實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脉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始也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稱草聖顛喜肥素喜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如印泥畫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草書時用側鋒而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草令其筆開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托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以取興無常則也然草書貴通暢下墨易於疾疾時須令少緩緩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歛束相

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脫落而參差忽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擗踊醉狂顛伏各盡意態方爲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學者之大弊也古人見蛇鬪與擔夫爭道而悟草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草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生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射陵逸史曰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跂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王青岩曰合真行草三論讀之從思入從悟出逢源之妙難以形求不測之至難以知喻幾幾乎得無所得忘無所忘與天遊

與神化其實是苦心密諦啓迪來學卓
爾躍如能者從之幸無負此老婆心哉

查伊璜曰作書不法古人猶兵家之無旌旗壁壘也何以克敵
乎射陵作書全是老將用兵若胸中素無壁壘又安能瞭然於
手與乎

畫眼

明 董其昌著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畧也有詳處必要有畧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思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勳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本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

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驢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

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驪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眞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茗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童兒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

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

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眞山木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明半暗又

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汾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茗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閩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

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傲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得夢見因與

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問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

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

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
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
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
余請清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
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
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折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
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
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
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翔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

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覩頃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旣展之即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

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轡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黃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減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拘染猶是南宋人手迹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靚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豔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

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
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
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
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
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
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
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
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

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
縈故耶元季諸君子畫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
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
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
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
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
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
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

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耶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
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朔日至金閭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葱真駭心動目之觀乃
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予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
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
從董雙蛾遠山袖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
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餘地運斤成風

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尙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閥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唯董巨獨行外此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尙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

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直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
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驪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
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
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
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
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刼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
如來地也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
魯男子學柳下惠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

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煙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

久倪元鎮頡頑並重曹本師馮觀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已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閣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日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仰間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

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

顧仲方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

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于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真堪與萬乘埒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册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詔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昭道惜骨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尙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雪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雪上作

桃源人以應畫識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權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能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

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眼終

畫訣

曲阜孔衍棻石村著

古今畫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滌染古人未闢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滌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俟同心云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于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煙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軟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連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又怪畫用成稿離稿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素已理明某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

必拘用成稿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巔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着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即醮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

鈎葉白着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郭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于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

即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甯小勿大大即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需即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贈人也

畫訣終

冬心畫竹題記序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即以爲師去春先生病起目矇耳聵之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今夏四月輕舟短櫂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鬪大雷下浸太湖狎洞庭揖林屋品第茶經慧泉泉上躡良常憩招隱復渡江訪焦先瓜牛廬又至廣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爲此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攄槎觸之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歎賞不置命僉人鈔錄付劄劂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矜慎獨取乎韋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耶

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饑鳳非竹實不飽予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安得爲羽儀者之食也竹之族六十有一而獨盛西南曰籥曰箛曰箴曰篳篥曰箛箴皆可貌其幽姿者也其他若篋篳之類則不堪寫入毫楮矣宋人有詠竹米詩竹米者竹實也卽籴也儋石之儲何人見之所以巢于阿閣者常饑也予之常饑又何怪乎康熙丁亥予讀書于先師何義門先生家見沈貞吉隱君畫竹小幅翳蒼之趣如坐幽谷其父爲孟淵處士其子卽石田翁也居相城里山輿溪艇非勝流淨侶弗與遊三世不慕緋紱著簪韋帶皆享耄耄大年吳中譚往哲者至今稱之予追想其筆漫然寫此然不强合其妙耳并題詩曰文洋州世不

復有閩助教近已無聞。即今坡老亦疎闊。歛袂何人知此君。

宋淳熙間省元徐履善墨竹得風作笑之態。時時出紙上。雍正壬子王吏部虛舟先生攜觀梁溪聽松盒中。傳聞履殿試日寫新篁于卷尾。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清狂殊可愛也。十餘年來虛舟先生已歸道山。此畫無存。予養疴江上。偶作小筆。輒一動念履之畫竹。世不恆見。視後之夏景文壁姚綬之徒。幾有威鳳山雞之喻矣。

籊籊竹竿。畫以自賞。儻逢王方平。吾欲斫取贈其作垂釣之具焉。上虞江三石頭策策之魚不少。釣既不得。亦不賣。此逸民中高蹈遺世之人也。今有其人。吾當友之。

先民有言曰。同能不如獨詣。又曰。衆毀不如獨賞。獨詣可求于己。獨賞罕逢。

其人予于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叢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眉山長帽翁畫竹橫軸乾隆元年九月曾見于京師一豪貴家墨腴筆趨有崩雲抉石之勢自屬奇蹟予每落想摹寫往來胸中頗有得也若魏國夫人疎篁瘦篠真閨幃間穉物只合配女郎詩耳

予自丁卯歲從江上遷居南城隅種竹無算日夕對之寫其面目若五斛黛在毫楮間煙啼風嬉之態頗謂得之文湖州柯丹邱未嘗知有其他人也

五代隄廩內庫紙開軒畫竹雲舒舒莫將蒲葦輕相比此是楊風子草書古人云怒氣畫竹予有何怒而畫此軍中十萬夫也胸次芒角筆底崢嶸試問舌飛霹靂鼻生火者可能亂畫一筆兩筆也

近得一大硯狀貌甚古人皆以爲砧娘擣練之石也閉門獨坐畫長竹數竿
題以寄遠措句用韻不拘規矩極詩之變吾黨惟陳楞山厲樊榭丁鈍丁杭
堇浦陳竹町頗能賞之五君子亦擅斯體之妙者也詩曰此硯一錢雖不值
此硯千金卻不易中有海眼疑出泉坐對常想百年前百年前頭誰識得此
硯定爲空階擣衣石終日摩挲我獨忙抱向孤松松下之高堂畫竹不畫今
畫古湘江人愁湘雲苦舊時騷怨渺何許重磨輕煙掃長毫題詩大膽氣益
豪豈屑啾啾喑喑聲嘈嘈天風忽爾吹蓬蒿抉背側望皆汝曹只合寄與茅
山道士勞山樵

酈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豈其幽翳矜
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

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

時雨夜過春泥，皆潤曉起。碧翁忽開霽顏，玉版師奮然露頂自林中來，白足一雙未礙其行脚也。劉宋沈道虔屋後生大筍，或竊之，乃笑止之曰：惜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此語頗蘊藉也。予偶畫竹，并畫迸土，鱗鱗欲出之狀，儻逢朵頤物色人，可能從紙上掘去燒之作午食也。

前人畫竹，鈎勒之妙，不名一家。有以朱碧渲色爲之者，亦能品中高藝也。予屑隄麋半挺，漫然寫意，所得在成都大慈寺灌頂院壁上。唐張立用筆之法，可以想見。

冬心先生出遊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之中，渡揚子，過淮陰，歷齊魯，燕趙。

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之晉之秦之粵之閩達彭蠡遵鄂渚汎衡湘灘江
間車之輪舟之楫有時晏坐一室泊如也僦人從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各
治其事泓穎取資抑何多焉即煬竈析薪抱甕汲水久而忘其服勞之苦也
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閩
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近來先生僻好畫竹長幅矮
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學畫竹可亂先生真嗚呼上世賢哲之士若寧戚將
車陳仲子灌園公沙穆賃春司馬相如滌器夏馥爲治家傭申屠蟠爲漆工
鬪澤傭書杜廣爲廢卒袁宏爲富翁運租祁嘉作都養給食吳逵行庖南霽
雲爲長年操舟陸羽龍蓋寺牧牛程賀充眉州廳僕灑掃此身初非有意處
于卑賤而不恤也人貴乎自立耳自立則其執役不爲屈不爲辱也下至王

褒之髯奴炙酒張志和之魚童捧釣杜甫之阿段伐木楊伯起之阿對種蔬
雖後無所顯然亦見用于名流而不泯其傳也

老而無能詩亦懶作五七字句諛人而已可勿錄也然平生高岸之氣尙在
嘗于畫竹滿幅時一寓己意林下清風惠貺不淺觀之者不從塵坌中求我
則得之矣

唐宋以來寫竹枝者不尙丹青專用水墨大半出于高流勝侶之筆非畫史
俗工所能也其于堅冰積雪時乃見此君歲寒之盟與梅兄松叟久而勿替
也予愛竹不啻好色近復揮掃往往畫以自賞間或作易米計然未嘗有好
事者連船運租償送也

松有時而擢爲薪桂有時而蠹其腹物之生也其如戕賊何竹族甚蕃不天

闕不龍鍾亭亭特立若翠葆玉人日夕清風出懷袖庾公之塵藉之而拂去也予與通好輒爲寫真此君面目惟青城野鶴可相並亞

凡花之發于勾芒也自含葩以及落蒂條而敷榮條而拏斂便生盛衰比興之感焉暈朱調鉛壯夫不爲也予僻性愛竹愛其陵霜傲雪無朝華夕瘁之態每聞多竹勝地如渭川淇上者直造竹所不問主人往往人見之錯呼爲王郎暇日則寫其貌黟縣陳元資我不淺也

予畫竹不畫石石何難乎顏色太古雪作飛白者乃佳若攢苔用雨點皴不屑畫也

畫竹宜瘦瘦多壽自然飽風霜耳蒙莊十圍擁腫之木予覺嬾對圖繪恐客嘲賓戲以我爲肉食相也

一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此予二十年前題湘陰女子畫竹詩也。予近善此製，遂轉以自贈。白頭潦倒空負青青琅玕之照眼睫也。老醜不嫁，意欲何爲？難免彼姝掩口笑之不止耳。予家書堂前後皆植竹，每于雨洗煙開時，輒爲此君寫照一枝一葉，蓋不假何郎之粉，蕭娘之黛，作入時面目也。

廉人陳彭冬心先生字曰幼籛，復字之曰八百，侍先生硯席，歷百二十朔晦矣。先生受二豎之撻，三載僕半散去，若風籜之解也。彭獨畱藥鑊粥，鏹晨夜無怠。四方朋交皆謂戴逵已應災星，孰知尙在人世。今年五月霍然而起，嘗作束皙近遊清茗蒼弁，彭相隨以往，詣天聖寺觀寺壁畫竹一堵，歸寫此幅。彭乞請收藏，噫其不好樗蒲簸錢之戲，又不愛珠犀金玉之貴，而寶蘆中窮。

士之殘煤秃管亦異已哉

虛心高節久而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若戕伐之煎茶縛彗之厄非愛護弗能免之耳予畫此數竿如見所生設百年後紙渝墨敝煎茶縛彗之厄可免也

跋道士梅沙彌寫竹一竿極似之不補桃花三兩枝何須貴人題惡詩

居無竹食無肉居無竹長俗也食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廊分種修篁七竿適有客餉豚蹄者予得飽肉坐竹中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因磨王仲卿墨畫此紙幅蕭蕭秋聲如灌兩耳砌下甘蕉叢棘毋妬長身君子挺立不屈也

野蒲出水雛鴨唼萍初夏新篁已解粉籜窺人作微笑矣南朝官紙滑如女兒膚晨起寫此一竿世無文殊誰能見賞香溫茶熟時只好自看也

唐蕭協律善墨竹畫十五竿贈醉吟先生醉吟先生作長歌報之傾倒其絕藝逼眞舉世無倫也予遠希前良寫此牝牡十三輩茫茫宇宙何處投人一字之褒難逢雅賞其他可以取譬而不爲矣

竹有祖竹有孫藝竹者善于養畜也齊民要術所載東家種植西家收利又非人力之能施矣予江上舊廬多竹閱數世不改青瑤華今轉徙居何氏妹聳書屋瓦松梁苔薄見曦景而蒼筤一竿無有也養畜收利之說則託之墨卿畫此長卷將欲授高枕石頭之人也

嶰谷風秋柯亭人古信手寫來便是竹譜

天寶遣事云商山隱士商太素居清心亭亭下有秀竹稜稜玉立不羨侯家戟門也予仿小筆數竿以貽潛林逋客潛林爲太素雲仍之孫千載相望其

弢光戡影敦蠱履之節同一軌也。

予遊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僧心印乞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竹尊者頓開生面矣并題七字古詩曰好遊名山扶一籐林間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寒苦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懶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九龍山人嘗于月下隔船聞簫聲欣然寫竹一枝相報越日估客奉紅氍覲一端復請山人畫爲配山人索取前畫裂之其事頗爲美談予今年四月十五夜泊舟九龍山前緬想高風漫興畫此長幅何地無月何時無簫聲即估客比比皆是紅氍覲豈少耶然求之今之世萬無其人耳言之可發一笑。

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謔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十

年前予與先後遊廣陵相親相洽若鷗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雨梢風籜不學而能廣陵故多明童巧而黠俟板橋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間各持研牋紈扇求其笑寫一竿板橋不敢不應其索也若少不稱陳蠻子田順郎意則更畫醉墨漬污上襟袖不惜也今試吏于齊東濰縣矣便娟之徑可添伎席否翠娥紅鬢之園詎少滌硯按紙之人耶吾素性愛竹近頗畫此亦不學而能恨板橋不見我也

予畫此幅墨竹無蕭灑之姿有顛顛之狀大似玉川子在揚州羈旅所見蕭郎空宅中數竿也予亦客居此土如玉川子之無依宜乎此君蒼蒼涼涼喪其天真而無好面目也噫人之相遭故然相同物因以隨之可怪也哉

五月十三爲竹醉日杜秀才從太原來遺桑落酒一尊予獨賞竹下餘瀝澆

之三杯通大道矣。即以酒和墨，漫寫直幅竹，何能飲，亦何能醉耶。淋漓欹斜，便若覩此君沈湎拍浮之態也。

曩在汪伯子巖東草堂，見張萱畫飛白竹，紙長一丈許，乾墨渴筆，枝葉皆古儼如快雪初晴，微風不動。想作者非娟媚之姿悅人也。予縛黃羊尾毛畫此，巨幅縱意所到，不習其能，然幽眇間小有合耳。寄與新安方密菴，密菴善別畫千里之外，定驟然以張萱目我也。賢者樂此，不賢者又何樂哉。竹裏清風，竹外塵風，吹不斷，少塵生。此間乾淨無多地，只許高僧領鶴行。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楊補之，丁野堂之流。巢林畫繁枝千花，萬藥管領冷香，儼然霸橋風雪。中西唐畫疎枝半開，驪朵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良縑精楮，各臻其微。予

比歲沈疴頓起輒事畫竹然無所師從每當幽篁解籜時乞靈于此君李超兒墨日供揮灑嘗爲二友稱賞賞予曰無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畦之外也飲鄭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解醒并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闌人罷酒棋聲方散月當堦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于人也同乎人則有瓦礫在後之譏矣

昔賢畫竹有畫于成都笮橋觀音院中又畫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間儼然如生墨色淋漓寒燠四出令觀者雖執熱亟思挾纊也今人目不接古干雲直上之狀何能得其萬一耶乾隆庚午六月朔日遊石塔寺訪吳興寄舟開士遂在禪室寫此長幅以充供養眼塵心垢都爲蠲去予之所得蓋有宿因默契于先哲也

風約約雨修修翠袖半濕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

宣城沈叟樗厓年八十似四十歲人雍正間會合于廣陵之紅橋叟善畫松龍之鱗鱗石之衙衙唐張璪畫法也廣陵猗頓富家出白金一流叟始放筆爲直幹然不問其誰何以宣德丈六名紙請乞也乾隆壬戌鮑辛甫先生領鹽運判官招叟游杭烏巾白褐叟欣然來西湖諸精藍粉壁輒作大幅未嘗索取三百青銅錢予交叟居小友之次星紀凡歷二周每見叟破墨皴動欲師其雙管齊下生枝枯槿之妙不可得也予今年學畫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象外體物之初耳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簾市中相感更多歎息也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剽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鱗而釣諸侯也世人中有眼大如車輪者定知此意

結夏僧屋野人有獻瓜果者予小嘗之畫此墨竹相答題詩云不勞纖手剝蓮蓬西域瓜漿消熱中畫出張高士家竹暑風卻變作清風北郊去市已遠若養羊牧豕鬻薪種菜定有游明根孫期葛洪范宣一流人吾將訪之儻不得見當再往也

予今年又至廣陵有于思復來之誚所居北郭僧廬僧廬多竹惜在頑石汗澗中未詳其娟秀之媚幽獨也近日風雨無事輒作數竿聊爲此君湔洗塵服耳竹之生也緣坡穿徑絕無行次葳蕤檀欒若君子之在野焉當其抽萌換綺元功造化誰維司之予畫竹一月之中麝煤狐柱破費凡幾許此幅寄贈丁隱君敬身龍泓展看于風篁嶺下不知車馬塵是何物也

予入夏來不巾不屨道暑無方雪車冰柱安可得哉畫竹一幅以當休憩純

用焦墨長竿大葉葉葉皆亂有客過而詫曰此嬴秦戰場中折刀頭也得毋鬼國鐵爲硬筆耶吾爲先生聚鬼國鐵于九州鑄萬古愁何如

宋程郎中堂善墨竹爲湖州老友入室弟子嘗登峨眉山見菩薩竹節外之枝茸密如裘輒寫其形于乾明寺寺壁予用吾鄉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摹之恍若晚風攪花作百顛狂却未有落地沾泥之苦也

吳門薄君自昆相見廣陵贈予東魏興和甌硯一枚色澤若幽幽之雲吐巖壑中琢手精奇四周三道墨池深窪眞希世物貯硯之器是宋髹漆紋理如牛毛如蛇腹亦可寶也因試其良畫西蜀叢竹長幅報之題云貽我古硯報君新篁此中有渭川之千畝何用洛陽二頃之耕疆

丹陽許濱江門善畫窠石水仙薄冰殘雪時見嫣然趙子固九十三莖畫法

江門深得之汀洲華岳秋岳僑居吾鄉相對皆白首矣嘗畫蘭草紙卷卷有長五丈者一炊飯頃便了能事清而不媚恍聞幽香散空谷中二老每遇古林茶話各出所製誇示予恨不能踵其後塵也今年六月予忽爾畫竹竹亦不惡頗爲二老歎賞于羣公間云宋李息齋無此題記數行也近日習家池頭風荷露蓋世上人可不必畫必欲潑墨塗染只好懸諸葱肆供拾苓通者作息肩之觀也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關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飛白者一作鱗黑者一下有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綿谷中伏處此輩也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

楚州陸三竹民新拜頭銜曰江湖釣魚師予以紙上一竿贈之直釣乃可不

可效簪人沈毒鈎也。此是老夫癡想，觀者莫以爲有此事耳。并題小詩申廣其意。新婦磯頭懶寄書，竹竿笑贈莫踟躕。釣魚須釣一尺半，三十六鱗如抹朱。

吾杭南山之南樵路澗道中，皆有叢竹之勝。人行其下，翠沾衣襟。今遠客廣陵，每一思之，則寫其形，并賦小詩，託楮先生通殷勤焉。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金錯刀，李家重瞳兒。畫竹法，予戲筆爲之物。外服古之士，定知予有自來也。入秋雨，師暴行其政。渺渺江湖恍在戶，庭半月來朝曦夕陽偶。見竹影不三日而淋灑之聲又滿耳矣。子桑之病杜門，懶出惟有此君知我也。寫畢乃作詩二首以寄意焉。詩曰：一番陰雨一番晴，卻無多雨又傾。如此秋光太欺

客攜燈畫竹到天明一派叢生苦竹洲
枝枝葉葉正涼秋得風恍若作微笑
笑我無家人白頭

古人身處貧賤執業甚卑若太公望賣漿孟津老萊子緝毛楚國嚴遵卜筮
成都肆韓康賣藥長安道上樊宏藝漆壽張嚴清連灰越城步鷺種瓜江東
劉實賣牛衣高唐農家傅昭賣歷日靈州州境朱百年伐藥若於會稽山中
朱桃椎置芒屨于益州路口以至河上公緯蕭宛孔氏冶鐵雍伯販脂濁氏
胃脯段干木僮馬灌嬰市繪趙岐炊餅徐孺子磨鏡王猛編畚沈麟士織簾
篋叟醬翁之流或異時通顯名著旂常或畢世幽潛跡光蓬藿者也冬心先
生客廣陵五閱月衣上塵滿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畫墨竹欲
鬻以自給終不得有損魯公之困而實萊蕪之甑爲可歎已

此幅墨竹爲巢林先生作題詩曰去年新竹種西牆今歲牆陰筍漸長一日生枝三日葉秋來便已蔽斜陽其意未盡又題詩曰明歲滿林筍更稠百千萬竿青不休好似老夫多崛強雪深一丈肯低頭予與巢林俱是鶴髮翁矣當前行樂莫負景光若豫章之木七年而成陰不暇畫之以奉先生也秋聲中惟竹聲爲妙雨聲苦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溪流之聲泄予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蕭蕭騷騷歷歷屑屑非苦愁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恍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自能知之耳塞豆者烏得辨聽其妙者耶

壬寅十月十日標當歸草堂原刊本校記

冬心畫竹題記終

壬寅丁念先記於念聖樓之北總名曰爲小寒

冬心畫梅題記

錢塘金農壽門

白玉蟾善畫梅。梅枝戍削，幾類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凍蕊，不知有世上人。玉蟾本姓葛，名長庚，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又號蟾菴，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殆乎仙者也。昔年曾見其小幅題詩，亦清絕。今想像爲之，頗多合處。予初號曰冬心先生，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龍梭僊客、百二硯田富翁，心出家菴粥飯僧，可謂遙遙相契於千載矣。惜予客遊無定日，在塵埃中，羽衣一領，何時得遂冲舉也。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村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爲美。

談今予亦作橫枝疎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覽也畫畢戲言可發觀者一笑

吾鄉龔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貢粉梅長卷丁處士鈍丁家有王冕紅梅小立幅皆元時高流妙筆予用二老之法畫於一幅中白白朱朱但覺春光滿眉睫閒老子於此興不淺也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寫此寄之并自度新詞書其上山僧送米乞我墨池遊戲極瘦梅花書裏酸香香撲鼻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鬪茶器三五溪翁謂陳仲父劉巨生諸隱君也

乾隆丙子初春蛾眉山中精能院漏尊者遣單丁阿鈍持書相訊予作此詩畚之改月仿九里山人畫法畫此長幅又書此詩以寄勝侶茶熟香溫時可

多物外之賞也。蜀僧書來日之昨，先問梅花後問鶴。野梅瘦鶴各平安，只有老夫病腰脚。腰脚不利常閉門，閉門便是羅浮村。月夜畫梅鶴在側，鶴舞一回清人魂。畫梅乞米尋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長飢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

冒寒畫得一枝梅，卻好鄰僧送米來。寄與中山應笑我，我如飢鶴立蒼苔。硯水生冰墨半乾，畫梅須畫晚來寒。樹無醜態香沾袖，不愛花人莫與看。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十數，橫斜多態，相傳逋仙手植。每花時必吟賞其側。今客揚州，若號寒之蟲，墜戶不出，追想風格，呵凍寫此，不失其古貌也。恨無薛家筆法，添畫襍襍六鶴于左右耳。

畫梅須有風格，風格宜瘦不在肥耳。楊補之爲華光和尚入室弟子，其瘦處

如鷺立寒汀不欲爲人作近玩也客窗仿擬以寄勝流

宋蕭太虛冲元觀道士善畫墨梅著花疎秀別出一格康熙丁酉舊里楊工求進士攜蕭之小立軸觀于陳楞山玉几山房恍若山行籬落間各題詩一篇後工求領二千石典郡秦中此畫不復再見矣今二君皆下世追想昔日游處展玩寫此長幅二君無由共賞也不禁慙然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敬身藏一軸密萼繁枝孤詣獨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雪中仿其意尙不至於望塵不及耳

晨起用杜道士小龍精墨爲梅兄寫照

東鄰滿坐管絃鬧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花開後不開門野梅如棘滿紅津別有風光不愛春畫畢自看還自惜問花到底贈何人

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疎枝皆是世上不食
煙火人予畫此幅居然不疎不繁之間觀者疑我丁塾堂一流儼如在江路
酸香之中也

雀查查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眼是雪是梅花

乾隆元年應舉至都門與徐亮直翰林過張司寇宅司寇出觀趙王孫墨梅
小立幅冷香清豔展視撩人大似予緇塵浣素衣也今二老仙去予亦衰頽
追寫寒葩不覺黯然自失恨不令二老見我橫枝滿幅含毫作簡齋詩句一
題其上也

宋釋氏澤禪師善畫梅嘗云用心四十年纔能作花圈少圓耳元趙子固亦
云濃墨點椒大是難事可見古人不苟敗煤秃管豈肯輕易落于紙上耶予

畫梅率意爲之。每當一圈一點處，深領此語之妙，以示吾門諸弟子也。

吾家有恥春亭，因自稱爲恥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十本，每當天寒作雪，凍蔓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今僑居邗上，結想江頭，漫寫橫斜小幅，未知亭中窺人明月比舊如何，須於清夢去時問之。

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近日全疎我，折一枝兒寄與誰。
橫斜梅影古牆西，八九分花開已齊。偏是東風多狡獪，亂吹亂落亂沾泥。
客窗偶見緋梅半樹，用玉樓人口脂畫之。彼姝曉妝，毋惱老奴竊其香，匿而損其一點紅，也不覺失笑。

水邊林下兩三株，瘦影看來有若無。白白朱朱數不盡，是花鬚。

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此予五年前爲華亭沈君沃田畫梅花。

帳子句也時沈君方納姬金屋有詩紀事朋儕多豔稱之今予用臙脂螺黛寫此小幅復書前詞家有明珠十斛之人者贈之何如

以詩爲贄游吾門者有二士焉羅生聘項生均皆習體物之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二生盛年耽吟勿輟無日不追隨杖履執業相親也二生見予畫又復學之聘放膽作大幹極橫斜之妙均小心作瘦枝盡蕭閒之能可謂冰雪聰明異乎流俗之趨向也今均袖紙一番請予畫暗香疎影圖因其所欲而畫之天空如洗鷺立寒汀可比擬也

恥春翁畫堊梅無數花枝顛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啼香弄影不見有人來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癩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回錯認雪飛時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樓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辭風雪爲梅花。
楊補之甥湯叔雅，宋開禧間與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謂之倒暈花枝。
時有茅進士汝元亦擅名當世，叔雅畫梅曾見之於吾鄉梁少師薊林家，不
愧逃禪叟而叔用及汝元之疎枝瘦萼未嘗覩也。今予追想叔雅之筆寫此
一幅冷冷落落，大似深山絕粒人，觀者當惜其緇塵滿素衣也。

古牋一番畫江路，野梅題詩其上裝成小立軸，奉寄巢林先生尋梅勿憚行。
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戲拈凍筆頭。未畫意先有，枝繁花瓣
繁，空香欲拈手，愛仿丁野堂。萬玉紛滿紙，謝却金帛求。笑寄古居士，居士嘗
斷炊，噤瘁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倒影。

冬心畫梅題記終

冬心畫馬題記

錢塘金農壽門

乾隆十五年在吳門謝林村宅見隋朝胡瓌番馬圖骨格雄偉與駑駘有異後邵陽褚峻自九嶷山來攜示石刻昭陵六馬慘澹中有古氣非趙王孫三世之用筆也客窗漫爾畫之風鬣霧鬣寫其不受羈縲控御者何從而顧之哉目前無杜二郎咄咄神駿不敢妄求今之詩人品題也

唐賢畫馬世不多見元趙魏公名蹟尙在人間諸儲藏家皆是粉縑長卷馬之羣五五十自八至百或柳陰晚浴或花底滾塵芳草斜陽中交嘶相嚙之狀也騏驎驊騮未有貌及獨行萬里者予畫非專師愛其神駿偶然圖之昂首空闊伯樂罕逢笑題一詩以寫老懷詩曰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

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

凍雨初晴僧階之苔絕鮮客履因坐庭陰畫此匹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乃於尺幅見之馬乎馬乎舉體無千金之裝皮相者何能估價也擲筆一笑

馬知人意亦回頭唐韋濑句也予笑而測之狹邪者得非張公子杜舍人一
流耶晴窗無事畫此春驄行行芳草且少留之衣香鬢影或從生綃中出也
并賦小詩花間酒幔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遊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
不回頭

寫此老驥尙有壯心譬之於人不無日暮途窮之歎世間罷羸者觀之蹉蹉
然同一傷感乎又題一詩聊以解嘲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
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羊一例看

予摹唐人畫馬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雄俊別開生面而圉夫冰雪在鬣寒磔之態亦復骀駼朔颿怒號展軸看之恍然置身古骨刺之地也畫畢復題數行以告世之愛馬者

驕嘶掣影耳生風曉日曛曛正照東誰把傾城與傾國翠娥紅袖換花驄
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
古之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腠投
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各有所能未若
伯樂具相之全者也設有良驥不但伯樂難逢要求各有所能者亦未易得
也予用曹韓畫法畫此一匹所謂若滅若沒之形今之世何人妙解而識之
哉畫畢爲之慨然

馬尾搖風春日暄。花前花後杏花繁。愛他蹀躞京城裏。騎過吾家兩狀元。昔貴遊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誦之殊多豔羨也。狀元何足重。三年便出一個讀書人。個個皆能爲之。其所以異者。要在平生事業不朽耳。吾家曷弟掇巍科。後著作之編盈尺矣。無愧榜頭名也。今於畫馬。乃戲及之。非爲馬幸也。毘毘秀才。毋嗤老夫誇張門庭。

秃筆掃驊騮。韋侯畫馬之妙也。其紅韉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曾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縑中摹得之。每逢上巳。湔裊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昔聞有良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進。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綵衣幕之驥于是俯而噴仰而鳴以爲伯樂知己也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即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間也

世傳韓幹畫馬一日有人詣門自稱冥使請馬爲坐騎公乃畫馬一匹焚之後於寢室見前冥使來謝云關山迢遞賴公無跋涉之苦矣其感召遂若是乎今予寫此頗亦通靈安得有求之者入夢而相告也

予年來畫馬皆丈餘雄偉獨大赤喙黑身耳如批竹尾若攤箠所謂驪裏者是也驪裏者神馬也其種出東骨利國一日行千里日食須海上龍芻非沙州飼以芟箕瓜州飼以薺草西蜀飼以稗草安北飼以沙蓬根鍼可比惟周官所載古天子十二閑中有之當時曹韓圖寫者殆近是歟

終

冬心畫佛題記序

予初畫竹以竹爲師繼又畫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畫佛題記一卷計二十七篇語多放誕不可以考工氏繩尺擬之也廣陵執業門人羅聘爲予編次之懼予八十衰翁恐後失傳乃請吾友杭堇浦太史序予文并刊藏朱草詩林其用心亦良苦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七月七日前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漫述

冬心畫佛題記

錢塘金農壽門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凶暴之徒未嘗不畏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熾光菩薩像梁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虔畫佇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泰寺畫阿育王像史道碩畫五天羅漢像尉遲跋質那婆羅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光澤寺畫樂音菩薩像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子畫毗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降靈文殊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佛像翟琰畫釋迦佛像李果奴畫無量壽佛像王維畫孔雀明王像韓幹畫須菩

提像周昉畫如意輪菩薩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王菩薩變像
范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壽寺畫寶頭盧變相張騰文殊閣下畫報身如
來像後梁朱繇畫香花佛像跋異福光寺畫自在觀音像後晉王仁壽畫彌
勒下生像南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杜子瓌畫侍香菩薩像杜覲龜畫
歡喜國佛像釋貫休畫應夢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妙聲如來像富玫畫白
衣觀音像宋石恪畫藥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明菩薩像武洞清畫智積菩
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像勾龍爽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帶觀音
像關仝畫龍窠佛像董源畫定光佛像黃居寀畫著色觀音像梁楷畫化城
行化佛像趙廣畫妙光林中披髮觀音像趙伯駒畫拘那舍牟尼佛像釋智
什畫白描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

得見惟於著錄中想慕而已。余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念種種不生。此身雖屬穢濁，然日治清齋，每當平旦，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盡莊嚴，尙不叛乎昔賢遺法也。世多善男子，願一一眎之，永充供養云。

十五年前曾爲援鶻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刻之棗木，精裝千本，喜施天下名勝禪林，與伐那婆斯尊宿貝葉之書爭光也。即外域遐方，若朝鮮、若日本、若暹羅、若琉球、若安南諸國，以及小瓊島、大西洋，皆附海舶遠行，散布之地，無不知中華有心出家菴粥飯僧之柔翰矣。今年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奉者，鑿摹上石，一如寫經之流傳云。

龍眠居士中歲畫馬，墮入惡趣，幾乎此身變爲滾塵矣。後遂毀去，轉而畫佛。懺悔前因，年來予畫馬四蹄隻影，見於夢寐間，殊多惘惘。從此不復寫衰草。

斜陽酸嘶之狀也。近奉空王自稱心出家菴粥飯僧工寫諸佛墨池龍樹常現智慧雲。是日朝曦照戶冬氣益清但覺煩惱一瞬頓釋因作香林大自在菩薩端正相以寄長齋之人上池水須汲供之。

上世慧業文人奉佛者若何點周顛之流然未能斷葷血而節情慾當時故有周妻何肉之諺也。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舊畜一癡妾又復遣去今客遊廣陵寄食僧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爲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禔但願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門前山色耳。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菩提若貝多羅若伊那提若寶相人間亦未易覩耳。予畫菩薩妙相。

奇柯異葉以狀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現在方寸也古云世無文殊誰能相賞予聞斯語爲之興歎五代釋貫休天福閒蜀主賜紫衣號禪月大師其畫羅漢皆從夢中所見予年十三四時逢上元節隨先處士過長明寺觀其眞形十六軸隆鼻朵頤龐眉大目各盡意態雖古縑如漆而精爽突出尺許實通神之筆也後爲彭城李公奪之送入西湖聖因寺供養秀州汪君乾隆八年重裝予書籤題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覩也今予亦畫羅漢諸佛若有宿因因憶往歲舊事漫記于此云

古佛頌頌曰七池無狂花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導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掃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樂若傳

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度衆生能令荆棘柔軟沙礫咸光明

芭蕉佛家稱之爲樹以喻己身要常保堅固也予於綠天林中畫古佛一軀坐藉忍草耳寂音聞師子城賓頭盧變相髣髴似之合十敬禮者當具香花作供五濁不汚自生善心

予年踰七十乃我佛如來最小之弟也唐賈島詩云得句先呈佛其奉西方聖人可知矣予近畫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諸像亦必施入金繩界地中以充供養爲善之樂與衆共之

有客贈我古紙一番因而畫之客曰先生畫突過虎頭矣何渾噩之氣滿紙也若縣之香林中豈止得錢百萬耶相對一笑

王右丞室中惟繩牀經案而已掃地焚香日飯名僧數輩暇則寫佛其辟支

佛圖曾見於揚州北柳巷涂洛水軒後聞歸馬氏嶰谷今不知果在玲瓏山館耶近予畫沙門妙相兼畫貝多一株無垢之葉非復世間所有功德雲縷縷然護之合十指爪拜而奉者龐居士其人乎

閉門飽太常齋畫佛一軀意境俱別佛之上下左右草木華滋而含和氣香林異品一一寫之我佛通徹解悟以廣長舌演諸妙言山中頑石爲之點頭信然信然

舊傳顧常侍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圖觀者千人得錢百萬施留寺中抑何盛歟今予寫長壽佛像於浮玉山禪堂不受一文意欲乞我佛髻內寶珠藏入無縫塔其許我乎

釋迦成道日心出家菴粥飯僧汲菩薩泉新沐指爪以雪山牛頭香熏之執

筆敬寫長壽佛一軀於無憂林中與四大天下善男子永充供養云。

晨起熏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坐樹下其樹周布支葉莊嚴真化城中寶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非今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復演說八十字題卷首云菩提樹有淨妙音三株兩株青悄悄此是佛家無憂林佛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澡大地諸光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花香雨遍能令尋常百回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富致吳越時人所畫白衣觀音世代負遠不可得見予結想爲之上下左右復畫五色雲縷縷不絕真化城中網縵之氣也客過觀而興歎曰先生畫法全是六朝神品唐宋間無此奇古唐宋以後何暇論哉予乃答曰二十年前

曾在龍泓居士家觀陸探微佛像故竊其用筆之妙也客去予取其言書于卷軸之上云

壬寅上月上旬據當歸草堂原刊本校跋念先記

補遺

余畫諸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十散聖別一手蹟自出己意非顧陸謝張之流觀者不可以筆墨求之諦視再四古氣渾噩足千百年恍如龍門山中石刻圖像也金陵方外友德公曰居士此畫直是丹青家鼻祖開後來多少宗支余聞斯言掀髯大笑

右一則爲汪澤人京卿所藏先生畫佛軸上題記補錄於此鄧實記

冬心畫佛題記終

冬心自寫真題記

錢塘金農壽門

古來寫真在晉則有顧愷之爲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爲漢肅傳神唐王維爲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亭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放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真張大同寫山谷老人真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爲寫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大中年間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爲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遠寄鄉之老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尙不改山林氣象也

宋時有二朶花後仙去能自寫真東坡先生作詩贈之予今年七十三歲矣顧影多慨然之思因亦自寫壽道士小像於尺幅中筆意疏簡勿飾丹青枯藤一枝不失白頭老夫故態也舉付廣陵羅聘聘學詩於予稱入室弟子又愛畫初仿予江路野梅繼又學予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聰明無毫末之舛焉聘年正富異日舟屐遠遊遇佳山水見非常人聞予名欲識予者當出以示之知予尙在人間也

宋白玉蟾善畫梅予嘗用其法作橫斜瘦枝玉蟾自寫真予亦自圖形貌不求同其同而相契合於同也寫畢以寄朱君二亭二亭居江都市上日坐肆中與魚鹽屠沽雜處雖劇忙必手一冊書也深夜閉門三更燈火猶琅琅誦讀之聲不輟予目之爲南濠都少卿平素與予往返最密禮敬弗倦今攜予

小像縣之別舍。知非漠然視我也。其地喧虺。苓通穢雜。又何礙哉。

宋蜀僧元靄。以傳神受知於太宗。一時輦下王公大夫。爭求其筆。太宗嘗曰。可能自寫形貌乎。元靄遂寫沙門側面小影。上嘉獎之。河東柳開爲之贊。予亦自寫昔邪居士半身像。但不能倣阿師看人顏色。弄粉墨耳。圖畢。以寄龍興寺蒲長老。長老春秋八十八矣。神明勿衰。聞齒重生。髮轉黑。舉如嬰兒。眞鷄足山前古尊宿也。予今年七十有三。尙客廣陵。未歸爲僧之願。未償寄示此軸者。要道眼觀我骨相。是佛家子弟乎。禪林野狐乎。不覺掀髯失笑。

自寫百二硯田富翁小像畢。喑喑申言之。富翁者田舍郎之美稱也。觀予骨相貧窶。安得有此。謂乎賴家傳一硯。終身筆耘墨耨。又遊食四方。歲收不薄。硯亦遂多。一而十。十而百。有二矣。乃笑顧曰。不啻洛陽二頃也。署號百二硯。

田富翁宜哉吾鄉張氏子有先世良田在吳興每歲畜牛四十蹄代耕當秋成望望然黃雲如覆車不三十年鬻於他人何豐腴之不久長耶今將是軸寄與吳處士於河渚處士開門教授鄉里躬親硯田所獲相較爲何如吾并欲以富翁之名轉贈處士也

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捐世服總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櫻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予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近板橋解組予復出遊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爲寫真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湖州乞畫一枝洗我滿面塵土可乎

舊傳王右軍嘗臨鏡自寫真不特其書翰爲古今絕藝也予臨池清暇亦復

自寫面壁圖作物外之想焉。山顛水涘，若有人招支公一鶴，可從我遊乎。此幅宜贈棲霞上禪堂松開士。縣經龕中定有識我者。指曰：此心出家，盃粥飯僧。

項生均初以爲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一日將詩代贄，執弟子之禮遊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爲詩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癯而高出一頭也。近學予畫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時爲予作暗香疏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勾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秃管也。嗟乎！前年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共結詩畫之緣也。衰曠放廢，竊有樂焉。世間富貴利達，何暇問哉。因自寫小像付之，要使其知予冷癥之吟寒葩之寄，是業之所傳得其人矣。

天地之大出門何從、隻鶴可隨、孤藤可策、單舫可乘、片雲可憩、若百尺之桐、愛其生也不雙、秀澤之山望之則歸、然特然而一也、人之無偶、有異乎衆物焉、予因自寫枯梅、菴主獨立圖、當覓寡諧者寄贈之、嗚呼、寡諧者豈易覲哉、予匹影失羣、悵悵惘惘、不知有誰、想世之瞽者、喑者、聾者、癡者、瘖者、癩者、癩者、禿簡者、毀面者、癯者、癩者、拘攣者、褰縮者、匾□者、此中疑有寡諧者在也、

壬寅小寒後一日、虞丁念先椽、當臨也、早、虫、刊、本、校、畢、
今日天冷、為冬來第一天、氣溫低至四度、

冬心自寫真題記終

陽羨名陶錄自序

上古器用陶匏尙其質也傳稱虞舜陶于河濱器皆不苦窳苦讀如鹽苦者何薄劣麤厲之謂也窳者何污穢癩敗之等也然則苦窳之陶宜爲重瞳之所弗顧者厥後闕父作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也以大姬妻其子而封之陳春秋述之三代以降官失其職象犀珠玉金碧焜耀而陶之道益微今陶穴所在皆有不過以爲瓴甌罍缶之須其去苦窳者幾何惟義興之陶製度精而取法古迄乎勝國諸名流出凡一壺一卣幾與商彝周鼎並爲賞鑒家所珍斯尤善于復古者與予竭來荆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數器破數十年之勞而所得益寥寥焉慮歲月滋久并作者姓氏且弗章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暨陽周伯高氏嘗著茗壺系述之頗詳茲復稍加增潤爲陽羨名陶

錄超覽君子更有以匡予不逮實厚願焉

乾隆丙午春仲月吉兔牀吳騫書於桃溪墨陽樓

陽羨名陶錄卷上

海甯吳騫槎客編

原始

相傳壺土所出有異僧經行邨落日呼曰賣富貴土人羣嗤之僧曰貴不欲
買買富何如因引邨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及去發之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
祠祀先生于山椒陶煙飛染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
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攷古自喜云爾

吳騫曰明王升宜興縣志引陸希聲頤山錄云頤山東連洞靈諸峰
屬于蜀山蜀山之麓有東坡書院然則蜀山蓋頤山之支脉也又徐

一夔蜀山草堂記東坡築書堂其址入于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東坡書院前有石坊宋牧仲中丞題曰東坡先生買

田處

選材

嫩黃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埴可築蓋陶壺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

天青泥山蠡墅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現凍梨色澹紅泥陶現松花色淺黃泥陶現豆碧色密口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砂陶現澹墨色山靈腴絡陶冶變化尙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團山陶則白砂星星宛若珠琲以天青石黃和之成淺深古色

白泥出大潮山陶瓶盎缸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自江陰白石山

即江陰秦望山

東北支峯

吳騫曰按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宜興縣東南距丁蜀二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山有洞可容數十人又張公善權二洞石乳下垂五色陸離陶家作釉悉于是采之

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徙有素產于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本藝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搗部署訖舂窖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壺成幽之以候極燥乃以陶甕俗謂之度五六

器封閉不隙始鮮欠裂射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則穉穉沙土氣若窯有變相匪夷所思傾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或一見耳

規仿名壺曰臨比于書畫家入門時

壺供真茶止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宜傾竭即滌去滓滓乃俗夫強作解事謂時壺質地堅結注茶越宿暑月不餽不知越數刻而茶敗矣安俟越宿哉况真茶如蓴脂采卽宜羹如筍味觸風隨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沒冷水中亦急出冷水寫之元氣復矣

品茶用甌白瓷爲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弇口遂腹色澤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項鬲而細竅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使之從事也水杓湯鉢亦有製之盡美者要以椰匏錫器爲用之恒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澹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穀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壺經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闇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文房雅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爍爍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挲惟恐拭去曰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

否耶以注真茶是藐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煙瘴地面矣豈不舛哉

周高起曰或問以聲論茶是有說乎答曰竹鑪幽討松火怒飛蟹眼
徐窺鯨波乍起耳根圓通爲不遠矣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
湯腥沙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爲五金之母以製茶銚能益水德沸亦
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家溯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閒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
細土加以澀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傅口柄蓋的附陶穴燒
成人遂傳用

吳騫曰金沙寺在宜興縣東南四十里唐相陸希聲之山房也宋孫

觀詩云說是鴻磐讀書處試尋幽伴拄孤藤建炎間岳武穆曾提兵
過此留題

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
亦淘細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
尚現節腠視以辨眞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
垂則矣世以其係龔姓亦書爲龔春

周高起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予于吳岡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
春二字足折聚訟云

吳騫曰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
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之

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

梁亦作良

元暢

茗壺系作元錫秋園雜佩
作袁錫茗壺譜作元暢

時朋一作鵬亦作朋時大彬之父與董趙元是爲四名家並萬歷間人乃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緻中允屬名玩

案春至茂林茗壺系作正始

周高起曰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囊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

沾缸罈油淚

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礪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

瑯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于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

案大彬茗壺系作大家

周高起曰陶肆謠云壺家妙手稱三大蓋謂時大彬及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爲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少山故自匪佞

李仲芳茂林子及大彬之門爲高足第一制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嘗手一壺眎其父曰老兄者個何如俗因呼其所作爲老兄壺後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瓶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時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强大彬作泥牛爲戲不卽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而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尙屈一足

注視捏塑曲盡厥形狀攜以眎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壺變化式土仿古尊罍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人心目厥製有漢方扁觶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芳濼花鵝蛋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澹墨沈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友泉有子亦工是技人至今有大徐小徐之目未詳其名

按仲芳友泉二人茗壺系作名家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漢方獨絕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此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客于吳陳眉公爲改其字之數爲
琴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英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尙氣嘗以事在縲絏中俗名陳三駿
子式尙工緻如蓮子湯漣鉢孟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極妍飾款仿鍾太
傅筆意落墨拙用刀工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族品其所手作雖豐美
遜之而堅瘦工整雅自不羣貌寢意率自誇洪飲逐貴游間不復壹志盡
技間多伺弟子造成修削署款而已所謂心計轉竈不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規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醅謹見傳器則虛心企擬不憚改爲
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蚤眚一目相視口的不極端緻然經

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

案正春至光甫茗壺系作雅流

陳仲美婺源人初造瓷于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盃狻猊鑪辟邪鎮紙重鎏疊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士象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鬘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尙象諸物製爲器用不尙正方圓而筍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

宜興垂髮之稱

巧殫厥心亦以甲申四月天

按仲美君

用茗壺系
作神品

邵蓋

周後谿

邵二孫並萬歷間人

吳騫曰按周嘉胄陽羨茗壺譜以董翰趙梁元暢時朋時大彬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邵文金蔣伯琇皆萬歷時人

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

陳和之

陳挺生

承雲從

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以上並天啟崇禎間人

陳辰字共之工鐫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之中書君也

周高起曰自邵蓋至陳辰俱見汪太心葉語增記中大心字體茲號

古靈休寧人鐫壺款識即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

以印記後竟運刀成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

家用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硃書號記而已仲芳

亦時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遜

案邵蓋至陳辰茗壺系入別派

徐令音未詳其字見宜興縣志豈即世所稱小徐者耶

項不損名真樵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諸生貢入國子監

吳騫曰不損故非陶人也嘗見吾友陳君仲魚藏茗壺一底有硯北

齋三字旁署頃不損款此殆文人偶爾寄興所在然壺製樸而雅字法晉唐雖時李諸家何多讓焉不損詩文深爲李檀園聞子將所賞頗以門才自豪人目爲狂後入修門坐事死于獄靜志居詩話載其題閨人梳篋銘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此銘雖出于前人然不損亦非一于狂者

銘云人之有髮云云乃唐盧仝所作櫛銘

沈子澈崇禎朝人

吳騫曰仁和魏叔子禹新爲余購得淺花壺一底有銘曰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後署子澈爲密先兄製又桐鄉金雲莊比部舊藏一壺摹其式寄余底有銘云崇禎癸未沈子澈製二壺款制極古雅渾朴蓋子澈實明季一名手也

陳子畦仿徐最佳爲時所珍或云即鳴遠父

陳鳴遠名遠號鶴峰亦號壺隱詳見宜興縣志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問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攬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寧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予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紫棠色上鍍庾子山詩爲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真可與三代古器並列竊謂就使與大彬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

徐次京

惠孟臣

葭軒

鄭寧侯皆不詳何時人並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

張燕昌曰王灼山長子翼之燕書齋一壺底有八分書雪庵珍賞四字又楷書徐氏次京四字在蓋之外口啟蓋方見筆法古雅惟蓋之合口處摠不若大彬之元妙也余不及見供春手製見大彬壺歎觀止矣宜周伯高有明代良陶讓一時之論耳又余少年得一壺底有眞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而製作遠不逮大彬等之自檜以下可也

吳騫曰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齊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余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

十字皆行書制渾樸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葭軒工作瓷章詳談叢又聞湖汊質庫中有一壺款署鄭寧侯製式極精雅惜未寓目

陽羨名陶錄卷下

海寧吳騫槎客編

叢談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纍纍如兔窟以黃土爲胚黑土
傳之作沽瓴藥鑪釜鬲盤孟敦缶之屬粥于四方利最溥近復出一種似
均州者獲直稍高故土價踊貴晦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爲坡可種魚
山木皆童然矣陶者甬東人非土著也

王穉登
荆溪疏

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爲時人寶惜蓋皆以瓮砂製之正取砂

無土氣耳

許次紆
茶疏

茶壺陶器爲上錫次之

馮可賓
茶牋

茶壺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爲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

渙散味不耽閣

同上

茶壺以砂者爲上蓋旣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

可用

文震亨
長物志

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黃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之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

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張岱
夢憶

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情使與金玉比直母乃仲尼不爲己甚乎置物但取其適何必幽渺其說必至殫精竭慮而後止哉凡製砂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蓋貯茶之物與貯酒不同酒無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論茶則有體之物也星星之葉入水即成大片斟瀉時纖毫入嘴則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覺悶人直則保無是患矣

李漁雜說

時壺名遠甚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其製始于供春壺式古朴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疑卽元暢其一即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爲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鼠菌

或重雞彝壺亦有幸不幸哉

陳貞慧秋園雜佩

宜興時大彬製砂壺名手也嘗挾其術以游公卿之門其子後補諸生或爲

四書文以獻嘲破題云時子之入學以一貫得也蓋俗稱壺爲罐也

先進錄

均州窯器凡猪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

有此樣此窯惟種菖蒲盆底佳甚其他坐墩墩鑪合方餅罐子俱黃砂泥

坯故器質不足近年新燒皆宜興砂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

用

博物要覽

宜興砂壺翔于吳氏之僕曰供春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

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爲之作傳

五石瓠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器則張鳴岐宜興

茶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琖則吳十九皆知名海內

王士禎池北偶談

供春製茶壺款式不一雖屬瓷器海內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元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價購之繼如時大彬益加精巧價愈騰若徐友泉

陳用卿沈君用徐令音皆製壺之名手也

徐階鳳重修宜興縣志

陳遠工製壺杯瓶盒手法在徐沈之間而所製欸識書法雅健勝於徐沈故其年雖未老而特爲表之

同上

毘陵器用之屬如筆箋扇箸梳枕及竹木器皿之類皆與他郡無異惟燈則武進有料絲燈壺則宜興有茶壺澄泥爲之始于供春而時大彬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輩踵事增華并製爲花罇菊合香盤十錦杯子等物精美

絕倫四方皆爭購之

子琨重修常州府志

明時宜興有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仿哥窯紋片者有仿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盆匱架諸器具頗佳

朱炎陶說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沙壺復加饒州之鎔光彩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可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蕘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阮葵生茶餘客話

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婢名

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悞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

周澗臺陽百詠注

昔在松陵王灼山楠話雨樓出示宜興蔣伯琴手製壺相傳項墨林所定式

呼爲天籟閣壺墨林以貴介公子不樂仕進肆其力于法書名畫及一切

文房雅玩所見流傳器具無不精美如張鳴岐之交梅手鑪閣望雲之香

几及小盒等製皆有墨林字則一名物之賴天籟以傳莫非子京精意所

萃也

張燕昌陽羨陶說

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八角側有款字

府君云壺製之妙即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

吉沈鷺雝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此既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

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余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圖勒

石紀其事未果也

同上

往梧桐鄉汪次遷安曾贈余陳鳴遠所製研屏一高六寸弱闊四寸一分強
一面臨米元章垂虹亭詩一面柯庭雙鉤蘭惜乎久作碎玉聲矣柯庭名

文柏次遷之曾大父鳴遠曾主其家

同上

汪小淮海藏宜興瓷花尊一若蓮子而平底上作數孔周束以銅如提梁
質樸渾氣尤靜雅余每見必詢及無款不知爲誰氏作然非供春少山後

作者所能措手也

同上

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盤螭鈕文曰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白文切玉法
側有款曰葭軒製葭軒不知何許人此必百年來精于刻印昔時少山陳
共之工鐫款字特眞書耳若刻印則有篆法刀法摹印之學非有十數年

功者不能到也吳兔牀著陽羨名陶錄鑒別精審遂以爲贈時丙午夏日

上同

陳鳴遠手製茶具雅玩余所見不下數十種如梅根筆架之類亦不免纖巧然余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蓋鳴遠游蹤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嘗于吾師樊桐山房見一壺款題丁卯上元爲崑木先生製書法似晚研殆太史爲之捉刀耳又于王灼山家見一壺底有銘曰汲甘泉淪芳茗孔顏之樂在瓢飲閱此則鳴遠吐屬亦不俗豈隱于壺

者與

上同

吾友沙上九人龍藏時大彬一壺款題甲辰秋八月時大彬手製近于王灼山季子齋頭見一壺冷金紫製朴而小所謂游婁東見弇州諸公後作也

底有楷書款云時大彬製內有紋一綫殆未曾陶鑄以前所裂然不足爲

此壺病

同上

余少年得一壺失其蓋色紫而形扁底有眞書友泉二字殆徐友泉也筆法

類大彬雖小道洵有師承矣

同上

客耕武原見茗壺一于倪氏六十四研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

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猪肝其蓋雖不能吸起全壺然以

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既手摹其圖復系以詩云

陳鱣松
研齋隨

筆

文翰

記

宜興瓷壺記

周容

今吳中較茶者壺必宜興瓷云始萬歷間大朝山寺僧

當作金山寺僧

傳供春供

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剗山土爲之供春更斲木爲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事用木重首作椎椎唯鍊土作掌厚一薄一分聽土力土穉不耐指用木作月阜其背虛緣易運代土左右是意與終始用鑄長視筆闊視薤次減者二廉首齊尾廉用割用薙用剔齊用抑用趁用撫用推凡接文深淺位置高下齊廉並用壺事此獨勤用角闊寸長倍五或圭或笏俱前薄後勁可以服我屈伸爲輕重用竹木如貝竅其中納柄凡轉而藏暗者藉是至于中豐兩殺者則有木如腎補規萬所困外用竹若釵之股用石如碓爲荔枝形用金作

蝸尾意至器生因窮得變不能爲名土色五膩密不招客土招則火知之時乃故入以砂鍊土克諧審其燥溼展之名曰土氈割而登諸月有序先腹兩端相見廉用煤土土溼曰煤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之豐約定足約則先面足豐則先足初渾然虛含爲壺先天次開頸次冒次耳次觜觜後著戕也體成于是侵者薙之驕者抑之順者撫之限者趁之避者剔之闔者推之肥者割之內外等時後起數家有徐友泉李茂林有沈君用甲午春余寓陽羨主人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僧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尙已時爲人敦雅古穆壺如之波瀾安閑令人喜敬其下俱因瑕就瑜矣今器用日煩巧不自恥嗟乎似亦感運升降焉二旬成壺凡十聚就窯火予搆文祝窯文略曰器爲水而成火先明德功繇土以立木亦見材又曰氣必足夫陰陽候乃持

夫晝夜欲全體以致用庶含光以守時云云是日主人出時壺一一提梁卣

一漢觶俱不失工所言

衛懶仙云建工雖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而後制度精瓷壺以大彬傳幾使旂人

攬指比則詳言本末曲盡物情
文更峭健可補考工之逸篇

銘

茗壺銘

沈子澈

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

陶硯銘

朱彝尊

陶之始渾渾爾

茶壺銘

汪森

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

酌中冷汲蒙頂誰其貯之古彝鼎資之汲古得修綆

贊

陳遠天雞酒壺銘

吳騫

媧兮煉色春也審政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左挈右提浮生杯酒函
谷丸泥

賦

陽羨茗壺賦 有序

吳梅鼎

六尊有壺或方或圓或大或小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堇金琢玉彌甚其侈
獨陽羨以陶爲之有虞之遺意也然麓而不精與窳等余從祖拳石公讀
書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爲缶卽澄其泥以爲壺極古秀可

愛世所稱供春壺是也嗣是時子大彬師之曲盡厥妙數十年中仲美仲卿之倫用芳君用之屬接踵騁伎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一瓷罍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爲四方好事者收藏殆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以甲乙兵燹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來因溯其源流狀其體製臚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而師之是爲賦

惟宏陶之肇造實運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製器而無窳在漢秦而爲甗寶厥美曰康瓠類瓦缶之太朴肖鼎鼐以成區雜瓷瓠與甗同鍛鍊以無殊然而藝匠心制不師古聊抱甕以團砂欲挈餅而塋土形每儕乎故器用豈侔夫周簠名山未鑿陶甗無五采之文巧匠不生鏤畫昧百工之譜

爰有供春侍我從祖在髻齡而穎異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娛閒因心挈矩過

土人之陶穴變瓦甌以爲壺信異僧而琢山斲陰凝以求土

時有異僧繞白碣青龍黃

龍諸山指示土人曰賣富貴土人異之鑿山得五色土因以爲壺

於是硃白碣鑿黃龍宛掘井兮千尋

攻巖有骨若入淵兮百仞采玉成峯春風花浪之濱

地有畫溪花浪之勝

分畦茹瀘

秋月玉潭之上

地近玉女潭

並杵椎春合以丹青之色圖尊規矩之宗停椅梓

之槌酌剪裁于成片握文犀之刮施剛掠以爲容稽三代以博古考秦漢以

程功圓者如丸體稍縱爲龍蜃

壺名龍蜃

方兮若印

壺名印方皆供春式

角偶刻以秦琮

又有

刻角印方

脫手則光能照面出冶則資比凝銅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

陶壺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過此則有大彬之典重

時大彬

價擬璆琳仲美之

琯鏤

陳仲美

巧窮毫髮仲芳骨勝而秀出刀鐫

李仲芳

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畫

歐正

春 求其美麗爭稱君用離奇沈君 尚彼渾成僉曰用卿醕飭陳用 若夫綜古

今而合度極變化以從心技而進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緬稽先子與彼同

時爰開尊而設館令効技以呈奇每窮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殫思潤果符乎

球璧巧實媿乎班倕盈什百以韞櫝時閱玩以遐思若夫燃彼竹鑪汲夫春

潮挹此茗盃爛于瓊瑤對焯焯而意賦瞻詭麗以魂銷方匪一名圓不一相

文豈傳形賦難爲狀爾其爲制也象雲疊兮作鼎壺名 陳螭觶兮揚杯螭觶名

仿漢室之瓶漢瓶 則丹砂沁采刻桑門之帽僧帽 則蓮葉擎臺卣號提梁提梁卣 膩

于雕漆君名苦節苦節君 蓋已霞堆裁扇面之形扇面 觚稜峭厲卷蔗方之角

方蘆蔗 宛轉滌洄詰寶臨函詰寶 恍紫庭之寶現圓珠在掌圓珠 如合浦之珠回至

于摹形象體殫精畢異韻敵美人肩美人 格高西子西子 腰洵約素照青鏡之

菱花

束腰菱花

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蓮蒂

平蓮子

菊入手而疑芳

合菊

荷無心而出水

荷

芝蘭之秀

芝蘭秀色

可餐竹節之清

竹節

清貞莫比銳欖核兮幽芳

橄欖核

六方實瓜

瓠兮渾麗

冬瓜麗

或盈尺兮豐隆或徑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蟬翼或柄雲而索

耳或番象與鯨皮或天雞與篆珥

分焦蟬翼柄雲索耳番象鼻

鯨魚皮天雞篆珥皆壺款式

匪先朝

之法物皆刀尺所不儼若夫泥色之變乍陰乍陽忽葡萄而紺紫修橘柚而

蒼黃搖嫩綠于新桐曉滴琅玕之翠積流黃于葵露暗飄金粟之香或黃白

堆沙結哀梨兮可啖或青堅在骨塗髹汁兮生光彼瑰琦之窠變匪一色之

可名如鐵如石胡玉胡金備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遠而望之黝若鐘

鼎陳明廷迫而察之燦若琬琰浮精英豈隨珠之與趙璧可比異而稱珍者

哉乃有廣厥器類出乎新裁花蕊婀娜雕作海棠之盒

沈君用海棠香盒

翎毛璫

璨鏤爲鸚鵡之杯

陳仲美製
鸚鵡杯

捧香奩而刻鳳

沈君用
香奩

翻茶洗以傾葵

徐友

泉葵花
茶洗

瓶織回文之錦

陳六如仿
古花尊

鑪橫古幹之梅

沈君用
梅花鑪

卮分十錦

陳六
如十

錦
杯

菊合三臺

沈君用
菊合

凡皆用寫生之筆墨工切琢于刀圭倘季倫見之必且

珊瑚粉碎使棠谿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毫而染翰誌所見而徘徊

詩

坐懷蘇亭焚北鑪鑪以陳壺徐壺烹洞山芥片歌

熊飛

顯皇垂拱昇平季文盛兵銷徧恬喜是時朝士多韻人競仿吳儂作清事書
齋蘊藉快沈燎湯社精微重茶器景陵銅鼎半百沽荆溪瓦注十千餘宣工
衣鉢有施叟時大後勁樵陳徐凝神昵古得古意寧與秦漢官哥殊余生有
癖嘗涎覬竊恐尤物難兼圖昔年挾策上公車長安米價貴如珠輟食典衣

酬夙好鑄得大小兩施鑪今年陽羨理舊架懷蘇亭畔樂名壺蘇公僻生子
梓里此地買田貽手書焉知我癖非公癖臭味豈必分賢愚閒煮惠泉燒柏
子梧風習習引輕裾吁嗟洞山茶片不多得任教茗戰難相克亭中長日三
摩挲猶如瓣香茶話隨公側顧智跋偶檢殘編得熊公懷蘇亭歌詞想見往時風流暇逸今亭既湮沒故附梓于
誌以志學宮昔有此亭亦見陽羨茗壺固甲天下也
騫按飛又作飛四川人崇禎中官宜興教諭

陶寶肖象歌爲馮本卿金吾作

林古度茂之

昔賢製器巧含樸規仿尊壺從古博我明供春時大彬量齊水火搏埴作作
者已往嗟濫觴不循月令仲冬良荆溪陶正司陶復泥砂貴重如珩璜世間
茶具稱爲首玩賞楷模在人手紛錫型模莫與爭素瓷斟酌長相偶義取炎
涼無變更能使茶湯氣永清動則禁持慎捧執久且色澤生光明近聞復有

友泉子雅式精工仍繼美常教春茗注山泉不比瓶罍罄時恥以茲珍賞向
東吳勝卻方平衆玉壺癖好收藏阮光祿割愛舉贈馮金吾金吾得之喜絕
倒寫圖錫名曰陶寶一時咏贊如勒銘直似千年鼎彝好

贈馮本卿都護陶寶肖象歌

俞 彥 仲 茅

何人羶向陶家側千年化作土赭色竭來擣冶水火齊去聲義興好手誇埏埴

春濤沸後春旗濡彭亨豕腹正所須吳兒寶若金服匿夤緣先入步兵廚于

今東海小馮君清賞風流天下聞主人會意卻投贈媵以長句縹湘文陳君

雅欲酣茗戰得此摩挲日千徧尺幅鵝溪綴剡藤更教摩詰開生面圖爲王宏卿所

爲 一時佳話傾璠璣堪備他年班管書月笋馮名園即今書畫舫研山同伴玉

蟾蜍

過吳迪美朱萼堂看壺歌兼呈貳公

周高起 伯高

新夏新晴新綠煥茶室初開花信亂羈愁共語賴吳郎曲巷通人每相喚伊
余真氣合寄懷閒中今古資評斷荆南土俗雅尙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
鑿器有淵心曾聽壺工能事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同彝鼎玩再三請
出豁雙眸今朝乃許花前看高槃捧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捲袖摩挲
笑向人次第標題陳几案每壺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賢參靜觀指搖蓋作金
石聲款識稱堪法書按某爲壺祖某雲祢形製敦龐古光燦長橋陶肆紛新
奇心眼欻歛多暗換寂寞無言意共深人知俗手真風散始信黃金瓦價高
作者展也天工竄技道曾何彼此分空堂日晚滋三歎

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辨予但別其真而旁蒐殘缺于好事家用

自怡悅詩以解嘲

陽羨名壺集周郎不棄瑕尙陶延古意排悶仰真茶燕市曾酬駿齊師亦載

車也知無用用攜對欲殘花

吳迪美曰用涓人買駿骨孫臏別足事以喻殘壺之好伯高乃真賞鑒家風雅又不

必言矣

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并系以詩

陳維崧 其年

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俱通神彬也沈鬱并老健沙蠹質古肌理勻有如香奩乍脫蘇其上刻畫雌鳧蹲又如北宋沒骨畫幅幅硬作麻皮皴百餘年來迭兵燹萬寶告竭珠犀貧皇天劫運有波及此物亦復遭荆榛清狂錄事偶弄得一具尙值三千緡後來佳者或間出巉削怪巧徒紛綸臘茶褐色好規製輒媚詎入山齋珍我家舊住國

山下穀雨已過芽茶新一壺滿貯碧山峯摩挲便覺勝飲醇邇來都下鮮好事
椀嵌瑪瑙車渠銀時壺市縱有人賣往往質物非其真高家供奉最澹宕
羊腔詎屑膏吾唇每年官焙打急遞第一分賜書堂臣頭綱入餅那足道葵
花玉鞞寧等倫定煩雅器淪精茗忍使茅屋埋佳人山此種不難致卓犖
只怕車麟麟未經處仲口已缺豈亦龍性愁難馴昨搜敗籠賸二器函走長
鬣踰城闈是其姿首僅中駟敢冀拂拭充綦巾家書已發定續致會見荔子
衝埃塵

宜壺歌荅陳其年檢討

高士奇澹人

荆南山下罨畫溪溪光激灑澄沙泥土人取沙作茶器大彬名與龔春齊規
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淪三春萸未經

穀雨焙嬾綠養花天氣黃鶯嘯旗鎗初試瀉蟹眼年年韵事宜幽棲柴瓷漢
玉價高貴商彝周鼎難攷稽長安人家尙奢靡鏤鏐工巧矜象犀詞曹官冷
性澹泊叨恩賜住蓬池西朝朝僂直趨殿陛夜衝街鼓晨聽雞日間幼子面
不見糟妻守分甘鹹齏縱有小軒列圖史那能退食閒品題近向漁陽歷邊
徼春夏時扈八駿蹏秋來獨坐北窗下玉川興發思山谿致札元龍乞佳器
遂煩持贈走小奚兩壺圓方各異狀隔城鄭重裹錦綈長篇更題數百字叙
述歷落同遠齋拂拭經時不釋手童心愛玩仍孩提湘簾夜捲銀漢直竹牀
醉臥寒蟾低紙窗木几本精粲翻憎瑪瑙兼玻璃瓦瓶插花香爇缶小物自
可同琰圭龍井新茶虎跑水惠泉廟畧爭鼓鞞他年揚帆得恩請我將攜之
歸故畦

以陳鳴遠舊製蓮蕊水盛梅根筆格爲借山和尚七十壽口占二絕句

查慎行 悔餘

梅根已老發孤芳蓮蕊中含滴水香合作案頭清供具不歸田舍歸禪房
偶然小技亦成名何物非從假合成道是擲沙沙不散與翻新句祝長生

希文以時少山砂壺易吾方氏核桃墨

馬思贊 仲韓

漢武袖中核去今三千年其半爲酒池半化爲墨船磨休斲骨髓流出成元
鉛曾落盆池中數歲膏愈堅質勝大還丹舐者能昇天贈我良友生如與我
周旋豈敢計施報報亦非淺淺譬彼十五城難易趙璧然有明時山人搨砂
成方圓彼視祖李輩意欲相後先我謂韓齊王羞與噲等肩青娥易羸馬文
枕換玉鞭投贈古有之何必論媿妍以多量取寡差覺勝前賢

陶器行贈陳鳴遠

汪文柏 季青

荆溪陶器古所無問誰作者時與徐

時大彬徐友泉

泥沙入手經搏埴光色便與尋

常殊後來多衆工摹倣皆雷同陳生一出發巧思遠與二子相爭雄茶具方

圓新製作石泉槐火鑿松風我初不識生阿髯尺素來相通

謂陳君其年也

贈我雙

卮頗殊狀宛似紅梅嶺頭放平生嗜酒兼好奇以此飲之神益王傾銀注玉

徒紛紛斷木豈意青黃文廠盒宣鑪留款識香奩藥盃生氤氳

數物悉見工巧

吁嗟

乎人間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土君不見輪扁當年老斲輪又不見梓慶削鑿如有神古來技巧能幾人陳生陳生今絕倫

蜀岡瓦暖硯歌

胡天游 稚威

蒼青截鐵堅不阿瑤珞敲玉鏗而嗟太一之船卻斤斧帝鴻之紐掀穴窠貝

堂伏卵抱沂鄂瓠肉削澤無瘢瘥露清紺淺葉幽澆日冷赭澹岡夔岷琅
一片抗歷落仡仡四面平傾頗瑩陳天智比珍穀巧斲山骨殊磬濬祝融相
土刑德合方軫員蓋經營多炎烹燼化出搏造域分宇立開婆婆東有日山
西有月包之鄂郭環之涯水輪無風自然舉氣母襲地歸于和乾坤大腹吞
樂浪荆吳懸胃藏蠡鄱陂謠鴻隙兩黃鵠敵樹角國雙元蝸靜如辰樞執魁
柄動如牡鑰張機牙線連羅浮走複折氣通艮兌無壅譌嚴冬牛日畏積雪
終旬狸骨僵偃波封翰蕘毳失麕鹿凍蟀作噩銜刀戈一丸未脫手旋磨寸
裂快逐紋生鞞似同天池敗蚩霧比困秦法遭斯苛分明落紙困倚馬絆拘
行步偕孱羸爾看利器喜入用初如得寶良可歌火山有軍罷圍燎熟坂近
我勝噓呵涓湯初顧五熟釜灌壘等拔千囊沙劍門一道塞井絡春候三月

暄江沱共工雖怒霸無所溫洛自潤揚其華東宮香膠銘絳客湘妾紫鯉浮
晴渦沈沈鴉色暈餘渲靄靄雨族披圓羅咸池勃張浴黑帝神鼇斫掣隨皇
媧山馳岳走事俄頃霆翻電薄酣滂沱虹窗焰流玉抱肚月蝕水轉金蝦蟇
時時正見黝鏡底北斗燦耀垂天河蜀岡工良近莫過搗泥瀘水相掬按爲
罌爲皿爲飲榼壺如嬰武杯如嬴千窰萬埴列門戶堆器不盡十馬馱智摻
技徹更復爾誰與作者黠則那溫姿勁骨奪端欵輕膚細理欺杪櫛馬肝或
訝瓜削面鳳唼兼狀鷺食荷燔燒顏色出美好端正不待切與磋華元皤然
抱坦拓周顛空洞非媵嬰早從仲將試點漆峽檣懸溜駿注坡我初見此貪
不覺衆中奇畜擬橐駝詩篇送似因賺得若彼取烏致以囿溫泉火井佐沐
邑華陽黑水環梁幡豹囊乾煤吐柏麝古玉笏笏徐研摩青霜倒開漾海色

烏蚪尾掉重雲拖端州太守輕萬石宮凌秦羽磯羞量比于中國豈無士今
者祇悅哀臺佗時煩拭濯安且固捧盈恆恐遭跌蹉裝書未取押玳瑁格筆
遲斫珊瑚柯畫螭蟠鳳圍一尺錦官爲汝城初蓑啟之刀劍快出匣止爲熊
虎巖蟄窩蕭行孔草雖懶擅須記甲乙親吟哦國風好色陳姣嫵離騷荒忽
追沅澗凝鋪潭影滑幽璞秋生龍尾涼侵霞夜遙燈語風撼碧縈者爲蚪簇
者蛾行斜次雜卅綵蜿手無停度劇弄梭宏農客卿座上客雄鳴藉掃么與
麼欲銘功德向四壁顧此堅凜誰能劇硯乎與汝好相結分等石友亦已加
闌干垂手鮮琢玉捧侍未許宮釵娥他年塗竄堯典字伴我作籀書歸禾

臺陽百詠

周 澍靜瀾

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

論瓷絕句

吳省欽 沖之

宜興妙手數龔春後輩返推時大彬一種麤砂無土氣竹鑪饒煞鬪茶人

周梅圃送宜壺

春彬好手嗟難見質古砂麤法尙傳攜個竹鑪蕭寺底紅囊須淪愚山泉

觀六十四研齋所藏時壺率成一絕

陳 鱣 仲魚

陶家雖欲數供春能事終推時大彬安得攜來偕硯北注將勺水活波臣

予嘗

自號東
海波臣

無錫買宜興茶具二首

馮念祖 爾修

陶出瓏瓏盃供春舊擅長團圓雙日月刻畫五文章直並搏砂妙還誇肖物

良清閒供茗事珍重比流黃

敢云一器小利用仰前賢陶正由三古茶經第二泉卻聽魚眼沸移就竹鑪
邊妙製思良手官哥應並傳

陶山明府仿古製茗壺以詒好事五首

吳騫 槎客

洞靈巖口庀精材百徧臨撫倚釣臺傳出河濱千古意大家低首莫驚猜
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此日蜀岡千萬穴別傳薪火祀眉山

百和丹砂百鍊陶印牀深鎖篆煙銷奇觚不數宣和譜石鼎聯吟任尉繚
府

嘗夢見尉繚了事四字
因以自號茗壺並署之

翛翛琴鶴志清虛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鑑亭前人吏散一甌春露一牀書

陶泓已拜竹鴻臚玉女釵頭日未晡多謝東坡老居士如今調水要新符
東坡

調水符事在鳳翔玉女洞舊宜興
縣志移于玉女潭辨詳桃溪客語

芑堂明經以尊甫瓜圃翁舊藏時少山茗壺見眎製作醇雅形類僧帽
爲賦詩而返之

蜀岡陶復蘇祠鄰天生時大神通神千奇萬狀信手出巧奪坡詩百態新清

河眎我千金寶云有當年手澤好想見礪砂百鍊精傳衣夜半金沙老一行

銘字昆吾刻歲紀丙申明萬厯彈指流光二百秋真人久化蓮臺錫

吳梅鼎茗壺賦

云刻桑門之帽則蓮葉擎臺

昨暫留之三歸亭篋中常作笙磬聲跼然起視了無覩惟

見竹鑪湯沸海月松風清乃知神物多靈閃不獨君家雙寶劍願今且作合
浦歸免使龍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慎勿嗟世間萬事猶搏沙他日來尋丙舍
帖春風還啜趙州茶

詩餘

滿庭芳

吾邑茶具俱出蜀山暮春泊舟山下漫賦此詞

陳維崧

白甄生涯紅泥作活亂煙細裊孤邨春山脚下流水浴柴門紫笋碧鱸時候
溪橋上市販爭喧推蓬望高吟杜句旭日散雞豚 田園淳樸處牽車粥舂
壘石支垣看鷗彝撲滿磊磊邱樊而我偏憐茗器溫而栗溼翠難捫掀髯笑
盈崖綠雪茶事正堪論

陽羨名陶錄卷下終

窰器說

歙縣程哲聖跋著

窰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朝則有永宣成宏正嘉隆萬官窰其品之高下首成窰次宣次永次嘉其宏正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料法也堊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花青彩畫法也所忌者三釉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剝曰茅 成窰之草蟲可口子母雞勸盃人物蓮子酒盞草蟲小琰青花小琰其質細薄如紙葡萄肥盃五色敞口匾肚齊箸小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盃茶貴于酒采貴于青其最者鬪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雙食御前成盃一成宣肥盃皆非所貴 宣窰之祭紅盃盤有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石堊塗燒者其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

有茶肥盃

畫龍松梅

及

有酒肥盃

畫人物海獸

物

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色紅鮮白鎖

口者有竹節滷壺小壺匾罐皆罩蓋者鑪餅盃碟敞口花尊蜜漬桶罐多五

采者白壇蓋心有壇字暗花白茶蓋瓮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

明宣德年製暗款坐墩有漏花填采皆深青地有藍地填采有白地青花有

冰裂紋其形以拱面爲上凹面次之爲其積水故也又以花款青堊光素品

者次之水注有五采桃注石榴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筆洗有魚藻洗葵洗

磬口洗螭洗兩臺鐙檠幡幢雀食罐蟋蟀盆徐應秋曰宣窰不獨款式端正

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精絕嘗見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

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永窰之壓手杯傳用可久擊口折腰沙足滑

底外深青花內雙獅毬毬內篆書永樂年製細如粟米鴛鴦心次之近仿蠢